

550
86

新經濟

Robert Boothby 著

余長河 譯

商務印書館印行

新 經 濟

Robert Boothby 著

余 長 河 譯

商 務 印 書 館 印 行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九月重慶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七月上海初版

(30233 滬報紙)

新 經 濟 一 冊

The New Economy

定價國幣壹元伍角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Robert Boothby

原著者 余長河

譯述者 上海河南路

發行人 李宜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地

版權所必究

譯者序言

在原書的第一頁轉載了洛氏(Low)在標準晚報(Evening Standard)上所繪的一幅漫畫。漫畫上畫的是凱因斯(J. M. Keynes)正領導華盛頓走出世界份擾之門，但開門的鎖鑰却被捧讀經濟學A. B. C.的美國銀行家，金融和企業家坐上了。從這一幅畫中就可知道本書的要旨和精神。作者波茲貝先生是一位特出的保守黨人，誠如他自己所說，他是一個自始至終反對通貨緊縮主義者。從一九二九年開始，他就在議會在各報章雜誌發表抨擊財政當局及英倫銀行總裁諾曼(Rt. Hon. Montagu Norman)的文章。在當時他的建議雖不為當道所接受，但從後來一串連續發生的事實中却證明他是一個有遠見有學識的經濟學家。

這本書是以貨幣政策為中心去分析過去英國政策及描繪戰後新經濟制度的輪廓。在第一部「回顧」中，他從純經濟觀點分析凡爾賽和會，熱內亞經濟會議，英國恢復金本位制，以及美國新政(New Deal)在一九三六年以後失敗的主要原因；他歸根結底的認為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九年歐洲經濟恐慌的發生係由於通貨緊縮政策實行的結果。因此在其第二部「展望」中，針對此點提出建設性的對策。其對策雖分為「就業」「貿易」「工業」「農業」四大部分，但其中心仍不外鼓勵實行膨脹政策，以達到充分就業及社會安定的目標。所以大體說來，他的新經濟是建築在健全的貨幣政策和溫和的經濟統制之上；他的思想體系沒有超過凱因斯的就業概論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Money and Interest) 之外。他在本書開始第一句就說：「本書的中心課題是貨幣政策。」確爲一語破的。

波茲貝先生是一位實際從事經濟行政的高級官吏，在邱吉爾擔任財政部大臣任內曾任主任秘書之職達三年之久（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九年）；隨後在敦倫市內繼續從事實際工作十年，到伍登（Lord Woolan）就任糧食部大臣時，他又擔任主任秘書。以他從事實際工作的豐富經驗再配合其深湛的學識，因此在草擬新經濟方案時，能做到平易近人無理想過高之弊，和一般純粹經濟學者之純憑想像者迥不相同。他是一個道地英國人，因此在其所設計的方案中也充滿了折衷，妥協及不急不徐的英國風格。所以他在結論中說：「我深深相信經濟問題的解決既不能求助於政治性的社會主義，亦不能借助於自由放任資本主義的復活。」當然，他是完全站在英國人立場討論英國戰後經濟建設問題，因此，有許多觀點，我們不敢苟同。不過大體上有些地方是可供我國參考的。

本書是採直譯法全書均係逐字逐句譯出，未敢刪節割裂。書中原有附註均附譯於每節之後。所認爲遺憾的，原書附錄係波茲貝從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八年在下議院所發表有關英國經濟政策的演說辭，一共選了九篇，約二萬字，由於戰時印刷困難，只好割愛。

最後譯者應感謝王雲五和馬超俊兩位先生，由於這兩位前輩先生的鼓勵，使本書得以早日譯竣問世。

余長河謹識於重慶時三十三年國慶日

原序

我寫本書的根據是此次戰爭爆發前十年內我在下議院所發表有關經濟政策的演說辭，演說辭的一部分業已重印於後，作為本書的附錄及印證。它們是我們歷史上最痛苦空虛時期之一的悲痛說明；這種說明對於此一時期之來臨及如何來臨甚感驚訝之後一代，或許會感覺興趣。

這是很可憐的，當我們眼睜睜的看著這個國家年復一年的緊握着一種久已死亡之經濟理論與制度去拯救她自己；結果使其陷入從所有的虛弱和無能的地位。從始至終我就是一反對者。我很悲痛我們恢復金本制，對於我們的被迫放棄這種制度，我是很熱烈歡迎。遠在一九二七年我就主張設立輸入局以統制農產品價格。我是一羣從未停止提倡膨脹政策的一員，其中包括懷士爵士 (Sir Fredric Wise) 勒魯遜爵士 (Sir Frank Nelson) 穆德 (Henry Moud) 喀萊維·依理斯 (Coven-Ellis) 羅夫托斯 (Lofus) 及馬貝來 (Mahane) 等人。我們都是沒有勢力的人。當通貨動搖時，我們均被遺棄。財政部及英倫銀行所推行的通貨緊縮仍穩如泰山，迄未動搖。除開卑怯的外交政策外，它幾使我們陷入滅亡之境。

下面完全是以一個保守當員的觀點寫成的。但本書希望所有對於公共事務有興趣而不顧此類事件再度發生之一切人士加以糾正及批評。

我感謝劍橋大學皇家學院柯亨先生 (Mr. R. F. Kahn) 牛津大學基督學院赫洛得先生

(Mr. R. F. Horrod 及巴羅先生 (Mr. Thomas Balogh) 的有價值批評及建議，使本書生色不少；但他們對本書觀點並不負任何責任、

對於觀察家 (Spectator) 及新政治家及民族週刊 (New Statesman and Nation) 編輯先生之惠允將本人在此兩雜誌上所發表之論文轉載於此本人亦深為感謝。

波茲貝 (Robert Boothby) 謹序 (一九四三年八月)

目次

原序

譯者序言

第一部 回顧

一 自由放任之資本主義的崩潰	一
二 凡爾賽與熱內亞	四
三 失敗的後果	八
四 第一次德國插曲	一一
五 瓦解	一四
六 復蘇	一六
七 第二次德國插曲	二四
八 第二次緊縮	二八
九 限制政策	三五

第二部 展望

四一

一 就業

四一

二 貿易

六三

三 工業

七九

四 糧食

九八

結論

一一三

新經濟

第一部 回顧

一 自由放任之資本主義的崩潰

「在人事各方面，事實遠在科學之先發生。對於自然力量各種活動型態的有系統研究是利用自然力量達到實際目的長期努力的遲緩結果。」——穆勒(J. S. Mill)

這本書的中心課題是貨幣政策。我希望讀者不要因此而灰心。這個题目的本身既不複雜也不困難。其所以如此者實由於研究者之故佈疑雲，以致晦澀不明，邱吉爾(Mr. Churchill)所謂「好弄玄虛」在此借用，殊為適當。其實真實的財富包括了貨物及勞務，它們是由人力，原料和機械產生的。貨幣只不過是這些貨物和勞物交換的中介及其價值衡量的標準而已。如果衡量的標準的本身發生變動時，其不便利自然大為增加。雜貨商人，如每晚有人來佔用他的秤，自然不願意繼續營業。然而多年來，銀行家對於國內主要生產者，最後，對於全世界，卻正是做

着這個佔用秤的勾當。

你不能不站在馬克思主義者的立場認為這次戰爭的基本原因，係由於一九二〇年至一九四〇年流行的適應新時代要求之經濟制度的失敗。在一方面由於現代機械及科學的應用，使貨物的產量大量增加；在另一方面有千千萬萬的人們願意工作，樂於購買，但支付工具却甚感缺乏。政府缺乏一種刺激力使整個生產行程運行並維持其最高活動水準。銀行本能夠從這些活動中創造必要的支付工具。除德國，蘇聯及美國一短時期外，一九三三年以後銀行都不如此做。它們寧願燬滅糧食，限制生產，讓千千萬萬的人民衣食不周，居住簡陋，或使其陷其失業。讀者或者會說：「這不是瘋狂呢？其流弊或不至如此。」事實上，這確是瘋狂的行動，其流弊確為如此。我們說這次戰爭的起源是由於經濟的原因並不是對於德國和日本的行為有所辯護或庇護。在這兩個民族的性格中就深深的具有了以殘酷侵略開拓疆土的劣根性。但我們要很審慎的不要因為這次戰爭本身的激烈衝突，而歪曲了歷史的判斷。我們正在最偉大的革命高潮的苦痛中。分析到最後，這一次戰爭甚至每一次戰爭都是革命的插曲。我們之所以奮戰爭發生後即討論社會及經濟問題者，其故即在於此。

一九四三年三月首相（此係指邱吉爾——譯者註）廣播其戰後政策時，認為當他對於國際間重大爭論的處理沒有堅定的把握時，他無法看出實現社會目的的明確道路。他以留戀的眼光回顧食糧豐廉而貿易自由的時代，而認為貨幣只是靜態的及有限度的因素，同時並忽視動態的社

會及經濟政策能夠創造新的財富並由其支付各項費用的利益。

事實上，以自利主義為中心的自由放任資本主義制度不僅已經死亡並且已經腐爛。如果我們能夠不斷的發現金礦，開闢新市場，及發明新技術而實行膨脹政策時，則此制度尚可運行。但當十九世紀末葉大英帝國的最高工業的地位終止時，此種制度亦無法運用。張伯倫 (Joseph Chamberlain) 為英國洞悉此問題之唯一有名政治家。他所注重及極力實行的帝國議案 (Imperial Solution) 均足適應當時的環境及改變歷史的行程。其失敗的主要原因係由於英國以國外投資形態累積的財富太多，致使除少數有特殊能力及眼光者外，大多數人都看不到這個問題。二十世紀初年回復自由放任資本主義的企圖，是一九一四年大戰爆發的潛在原因。這次戰爭的發生並不僅是由於奧匈帝國 (Austro-Hungarian Empire) 的分裂，而最基本的，却是爭奪市場的戰爭。

二 凡爾賽及熱內亞

一九一九年在勝利的協約國領袖前面有一個很好的機會。他們有很好的機會來改建經濟制度以適應新時代需要，但他們將其放棄了。在和會的仇恨氛圍中他們從純政治的眼鏡內窺視黑暗歐洲的全景。經濟問題被降至不重要地位。最高經濟評議院(Supreme Economic Council)廢除了，同盟組織也未曾設立。只有一部分政治國家組織了一個法律平等，政治上差別待遇而完全不注重經濟的機構。賠款只視為一種政治責罰而不考慮經濟事實。陳腐的政治口號如「自主自決」「撤廢關稅壁壘」及「政府不得干涉工業」重新復活，並且支配了整個會議議程。最後，勝利強大的協約國間沒有基本的中心。因此，沒有一個機構能夠在這種崩紛離析的世界建立一種新的經濟秩序。在有毒的政治民族主義的背景中要重建自由放任之資本主義的舊制度不僅是種錯誤的行動，並且是阻礙進步與和平的原因。到一九二二年，路易·喬治(Lloyd George)在熱內亞(Genoa)企圖以英雄的行動在其自身所製造之惡果中拯救歐洲，但事實上是已經過遲。熱內亞會議如果是悲劇的話，可以說是歐洲歷史上最動人的一章。喀斯勒(Count H. Kessel)說：「這次集會是俾斯麥(Bismark)召開柏林會議(Congress of Berlin)以來所未有的。在前意大利立憲首相法克塔(Signor Facta)主席之下，所有歐洲的主要政治家均已參加，

來討論改進世界貿易的問題；事實上，就是討論終止戰爭的問題。中歐列強，協約國，俄羅斯人，中立國均已參加；只有傍卡累 (Poincare) 像睡美人 (The Sleeping Beauty) 小說中狡猾的仙人一樣避不出席。全世界最重要的銀行家，企業家，最有勢力的工會領袖，及最有能力的新聞記者均以專家或觀察家的資格出席。……這是一種基督教大會 (Oecumenical Council) 和中古教堂所常召開關於拯救基督教的會議一樣。同時，和中古時代一樣，在會議中也深深感到一種恐懼，認為如果會議失敗將促使歐洲文化的崩潰。」(註一)。

在本節中，我們回憶英國首相在會議中所提出的目標是很有興趣的。其所提出的項目為蘇聯之重返歐洲集團；以銀行團方式改建蘇聯，此銀行團德國必須參加；協約國開債務之充銷，以爲解決賠款問題之初步；穩定的國際貨幣制度的建立及有關萊因區 (Rhineland) 協約之締結等。三月十日會議開幕後，路易喬治的地位極爲困難。他因爲要支持被凱末爾將軍 (Kemal Pasha) 擊敗的希臘，因此和法國發生嚴重的裂痕；而其內閣中某閣員擁護依思蘭 (Islam) 要求的主張又和維尼其洛 (Venizelos) 發生衝突。其主張恢復蘇聯的希望又與其內閣某席的意見不合。最後他堅持和德國訂約的主張又和傍卡累，下議院的強硬份子，及北克里夫報 (Northcliffe Press) 的意見相左。雖然如此，他在英國公共生活中仍居領導地位，其對歐洲的影響仍極巨大。如果在熱內亞會議中有卓越的成功時，無疑義的他的地位將要恢復，而重新成爲世界上最有勢力的政治家。在會議中也產生了一串有關貨幣的決議，如各中央發行銀行的長

期合作，金匯兌本位制貨幣協定的成立，及信用的統制，以期維持各國相互間貨幣的平價，及防止黃金購買力的不當變動。很不幸的，上述決議案並無確定方法促其施行，而路易喬治的偉大理想沒有一個能夠實現。

他失敗的原因甚為繁雜。最主要的是他自己在德蘇刺伯羅條約 (The Treaty of Bagallo) 簽訂以前拒絕和烏辣西老 (Ulrich Rathenau) 見面，(註二)並解釋其所疑慮之點。在警告性壓力下，烏辣西老很焦急的在協約上簽字。這或許由於這兩位大人物妒忌性的競爭有以致此。齊克林 (Chickein 係蘇聯外長) 不可避免的厭惡是很有理由的。傍卡累也是其原因之一。這位法國內閣總理的態度和行動純粹根據政治上的打算。他所關切的只是法國的安全。在凡爾賽和會中美英兩國拒絕福熙將軍 (Marshal Foch) 要求給予法國以萊因區領土的要求，同時英美兩國撤去了對法國安全的保證。如果我們認為傍卡累的恐懼是有正當理由的話，則對其手段殆無可責難。當他不顧一切破壞合議的行為漸次明顯時，路易喬治決定給予他以最後一擊。路易喬治給予小巴黎人報 (Petit Parisien) 腓力甫·米魯第 (M. Philippe Mille) 以訪問記，認為長此以往，英法兩國的協約關係實難存在。史迪得 (Wickham Steel) 看得這篇訪問記及路易喬治對巴夏魯 (Barthou) 的談話謂英法兩國已至分道揚鑣時，即函泰晤士報 (The Times) 報告，認為英法分裂已迫眉睫，而喬治之親德及親蘇態度應負全責。英國輿論為之大譁。內閣，英國大部分報紙及倫敦市民均向其攻擊首相的地位被迫放棄。

熱內亞會議失敗了，這一代的所有希望均隨而消逝。路易喬治返國後被人推翻了，烏辣西老返國後被人暗殺。政治上的小醜跳梁時期業已來臨。

(註一) 見Count Harry Kessler: Walthar Rathenau P. 222

(註二) 烏辣西老是德國大工業家愛彌魯·烏辣西老(Lmil Rathenau)的兒子。他改組了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大戰中德國的戰時生產，並成爲工業合理化政策的主要倡導者及說明者。他是一個猶太人，哲學家及神祕主義者有『現代索德尼亞』(Modern Sdonia)之稱。在一九二一年參加慰特內閣(Wirth's Cabinet)爲外交部長。

三 失敗的後果

熱內亞會議失敗後的直接結果爲魯爾 (Ruhr) 的侵入，馬克及法郎的崩潰與德法兩國中等階級的暫時瓦解。其次要而事實上更爲不幸的結果爲英國片面的清理美國債務及匆忙的實行甘里腓貨幣委員會 (Gaulth's Currency Committee) 所建議的長期政策 (Long term Policy)。這就是無限制的國際金本位制的復活，其標準係根據戰前匯兌平價。這種政策的目的是市場至上主義的重建，即城市至上政策。此種政策實行後商業社會的獨立性日增。戴克勒博士 (Dr. Peter Drucker) 在其有名的著作工業人的將來 (The Future of Industrial man) 對此曾有一確切說明。他說：「由市場變動來自動決定貨幣和信用數量足以限制政府創造信用的權力。金本位制爲權力的界限及政府行動的範圍。它不僅使市場支配了工業制度同時也阻止了政府對工業制度的干涉」。(註一)

邱吉爾在廣播中說他不願意堅持一種嚴格的貨幣制度，這是無足驚異的。因爲他肩負了使我們重返金本位的重任。事實上在他擔任財政大臣 (Chancellor of the Exchequer) 以前，這個政策即久已決定，而他並不高興這個政策。在財政部內的財政管理官 (里姆雅魯公爵 (Sir Otto Niemeyer) 在城市中的大批銀行家都同聲的爲黃金歡呼。其唯一達到他前面的反對